

時報出版 新 人 間



疑惑 與誘惑

裴 在 美 著

那是一個近秋的週日午後，我照例前往探視獨居的母親。

快要黃昏的時候，氣候一反往常，

像是契柯夫小說裡俄羅斯冬日的天空景象：

高而灰蒼的天際，陰霾、抑鬱，

只有雲層的某處透露些似是發自夕陽青黃的天光。

目之所及的海岸，整個陷入一片深沉的悲愴。





疑惑

裴在美◎著

與誘惑

新人間 ④6

疑惑與誘惑

作者——裴在美

董事長

發行人

孫思照

社長

莊展信

出版社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8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F

發行專線——(〇二)二三〇六一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〇八〇)二三一七〇五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電子郵件信箱——liter@readingtimes.com.tw

主編

葉美瑤

編輯

邱淑鈴

校對

蕭淑芳・邱淑鈴

排版

極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製版

源耕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

科樂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一日

定價

新台幣二二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十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SBN 957-13-3245-3

Printed in Taiwan

時報悅讀網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疑惑與誘惑 / 裴在美著. -- 初版. -- 臺北市
：時報文化, 2000〔民 89〕
面；公分. -- (新人間；46)

ISBN 957-13-3245-3 (平裝)

857.81

89014708



疑惑

裴 在 美 著

與誘惑

Subject: 血樣

Date: Tue, 5 Oct 1999 00:47:03+0800

From: Tonling@yahoo.com

To: JJ@pacalink.net

Dear Jean: I'll be sending you a piece of cloth with some blood.

I'd like you to keep it in a safe place.

I'm now at WuYi mountain in Fujian province.

Everything is fine so far.

The files that I'm sending along with this email are my notes from the trip.

It's just for record keeping. Don't bother opening it up since it's written in Chinese.

Miss you.

Love, K

真：從福建崇安縣寄你掛號信，內附一小塊布，上有血跡。請妥為保存。

目前在武夷山區，勿掛。一切尚可。附帶檔案是中文（我的隨手筆記），你就不必打開

了。反正不過是發到你那兒存個底。
想你。

Love, K

P.S.

給真的伊妹（電子信）都是用英文寫的，她不懂中文，正學著。美國出生的第二代華裔，沒辦法。但其實這樣也有它的好處。每隔幾日我把寫好的筆記用伊妹投寄兩份，一份自己留底，一份給真。如此萬無一失——中文的東西她都絕緣，但在絕對必要的時刻（如萬一我出意外），也不怕找不到懂中文的人來閱讀。

那是一個近秋的週日午後，我照例前往探視獨居的母親。快要黃昏的時候，氣候一反往常，像是契柯夫小說裡俄羅斯冬日的天空景象：高而灰蒼的天際，陰霾、抑鬱，只有雲層的某處透露出微似是發自夕陽青黃的天光。目之所及的海岸，整個陷入一片深沉的悲愴。

是日，我們接到了一封來自大陸的覆函。這已是我們輾轉託家鄉友人捎信去的數月之後。寫信的原由起於母親的胞兄早年凶逝，近年大陸改革開放之後，想委託她在大陸唯一的親戚堂兄，代為建墓悼亡。

信卻回自母親堂兄的兒子榮生。這才得知那位他們管他叫做小溜兒的她的堂兄，也就是榮生的父親，已早於一九四九加入國民黨的軍隊之後，便再也沒了音訊。

……但我倒是近年與桐大伯取得了聯繫。原來當年的噩耗竟是誤傳。桐大伯一直健在……

怎麼可能？

沈德桐。她的長兄，我的大舅，明明白白於一九四九年母親逃離大陸之前，在南京不幸溺

斃。

打我出生起、甚至還沒能完全聽懂語言和語言所述的內容時，便已經斷斷續續對這件大舅意外喪生的消息及其周邊事件有所耳聞。幾十年來，幾成經典，不容人所置疑。甚至我覺得這已是從我雙親那兒繼承來有關大陸骨肉相連的一個部分了。

直到半個世紀之後，我們卻又被告知所謂的噩耗只是誤傳。告知的不光只是誤傳，還有更詳盡、確切的消息：

……桐大伯自一九四九年後一直沒有回過家鄉。解放前便入了黨，派到福建。頭幾年在鄉村搞土改，曾做到區委書記，直至文革。七八年復職後開始做一些史料編纂的工作，直到八九年因身體欠佳退休。至今仍定居福建泉州。……

母親久久說不出話來，臉上閃過一種恍若驚蟄大醒一般震懾的表情。

她不住來回閱讀著菲薄的信紙，將它捏在手裡，就像是緊握住親人的手似的。仔細一遍遍搜索著鋼筆墨水的字跡，似乎想從字裡行間解開心中的所有疑問。

這絕對假不了……

然後開始嘮叨不斷：當年我們沒有親眼看到屍首，沒有屍首表示只是失蹤……

……當年的他只是失蹤，不是亡故。現在人還活著，經歷、所在地、時間一一俱在，這不就是最好的證明？

一旦澄清了大舅死亡的疑慮之後，她又開始擔心起大舅的遭遇。母親一向過於仔細多慮甚至可謂多疑的毛病，此時也開始發揮作用：你看，信上說「曾做到區委書記，直至文革」，你想這是甚麼意思？

就這意思啊，還能有甚麼意思？

不。這很可能表示你大舅在文革時候受到一些……

衝擊。

我立刻替她把話接下去。用的是一般大陸友人在專指文革時期遭受厄運所普遍使用的一個字眼：「衝擊」。多麼靈巧適恰的一個辭彙！「衝擊」，夠強烈也夠彈性，夠準確也夠模糊。總之概括一切最壞的遭遇，如浪濤之襲擊，摧殘，或波及，或捲入。不論如何，那都是沒辦法的事。因此字眼本身不具任何控訴意味，朦朧且多迴避，但卻能不著痕跡、廣泛而確切地形容出某種（各種）程度的苦難甚至悲劇。用在這裡多麼高明，任何人只要聽過一遍絕不會忘記，且在不知不覺中便朗朗上口。

是，受到衝擊。她重複著我的話，欣然接受了這個字眼。

完了她便一語不發，直愣愣望著灰蒼的窗外。

說實在的，我有一種奇異複雜的感受。不像母親這麼容易就接受此一事實。畢竟這太脫離我們生活的現實了，這信封、這信箋、這藏藍鋼筆墨水寫成的簡體字跡……，加上「黨，區委書記，土改，文革……」等等用語，簡直無異來自另一度空間和歷史。

不論如何，我們還是很快做出了決定：先與大舅直接取得聯繫，確定是他無誤，再盡快趕赴大陸探親。

未料給榮生表哥的信發出一週之後，母親突然中風，下半身輕度麻痺，好在並不嚴重，由於一直以來都有人照料她的起居，生活的變化尚且不大，只是再也不適於長途旅行了。

大舅的覆信卻遲遲未到，也不知何時才能到來。母親更加激動不安，斬釘截鐵催促我速去大陸，先與榮生表哥會晤，再轉赴福建探訪大舅。

我訂好旅館與機票，匆匆發了封快信給榮生表哥。收拾行囊，帶上攝影機。誰知道呢？難說這趟旅行最後不會發展成某種形式的作品，先打下一些收集資料的準備基礎再說。並抽空去了一趟附近大學的中文圖書館，找到一些有用沒用、雜七雜八的相關資料。

便在種種無法想像、或荒誕或複雜、神祕或殤慟的背景與前因，以及這樣一個「青天霹靂」的後果之下，我肩負著可能是母親此生最後的一個重大託付，踏上了個人首度的還鄉之旅。

該有將近四十年以上了吧？

記憶裡它曾是相當考究的。兩面硬紙版的封面與封底，現在看起來已是一種接近褐色的舊磚紅，且有不少灰白的霉斑點。

當年它卻是氣派的棗紅色。我們跟著母親叫它「那個棗紅小本子」，甚是親切。

在這個棗紅的筆記本裡，母親重抄了當年由大陸帶出的一個記事簿的部分內容和信件，以及像是母親早年來台時期的備忘錄，其中扉頁上還用漿糊貼著不少舊時的照片。

儘管從來都知道家中有這麼一個物件，這麼多年來（尤其越長越大以後），誰也提不起打開來看的興趣。它跟著母親一次次搬動，由台灣而美國，由少壯至年老，一直被母親置於貼身物件之列。

紙是早黃了。且很薄脆，翻動的時候要格外當心。爲了謹慎起見，乾脆向空服員要來牙籤，代替手指翻閱。

前兩頁是母親重抄的一封信大舅給母親的信函。註明的日期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收到。

三十八年即是公元的一九四九。

機窗外，萬里之下的雲層無重地飄浮著，團團捲捲，翻覆推湧。

天空藍得如此無邪。

一九四九對當時所有的中國人，無論是勝利者、戰敗者、犧牲者、逃亡者、倖存者、苟安者來說，都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吧。

共產黨高舉著農民起義的旗幟，站在廣大飢餓的老百姓這邊，把國民黨的政權硬生生用馬克思主義的理想和槍桿子一舉奪了過來。內戰零零星星從抗日時期便開始打了。一九四五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這往後又結結實實打了三年多。

數份文獻都如此記載著：

一九四八九月份到一九四九的一月底，遼瀋、平津、淮海（徐蚌會戰）三場戰役讓共軍拿下了東北、華東與華北的大片土地。四月二十日國民黨政府拒絕了「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共軍摧毀長江防線大舉渡過長江，四月二十三日攻下國民政府首都南京。五月底上海及華中地區被一一攻克，共軍進入江南。六月美軍與國民黨軍撤離青島。緊接著共軍從八月到十月攻克福州、廣州、廈門，將解放區一直擴大到東南沿海。在此同時西北地區失陷，新疆和平解放。十二月大西南地區與桂林、重慶、成都皆相繼失守。

到了一九四九年底，共產黨不僅占領了中國絕大部分的土地並成立了共和國。國民黨退守台灣、舟山群島與海南島。次年五月海南島被攻克，並由舟山群島撤退。國民黨政府從此只剩

台灣、澎湖、金馬幾個小島，據守至今。

從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到次年的五月份吧，可以想像得到的是：隨著國民黨軍隊每一地區的敗退，上百萬的人開始浩大的逃難。有的是先從淪陷區逃往尚未淪陷的區域，坐鎮觀望，待局勢吃緊，再繼續外逃。有的則危急迫在眉睫，已經沒有任何觀望的餘地，以當時可能找到的交通工具，最快地由捷徑逃亡。四九年四、五月份，應該是難民潮最爲洶湧的時刻了。大部分與國民黨、國民政府有關的人員或資產階級，皆紛紛倉皇逃命。

當年紀錄片上，鏡頭清楚地摺過一隊隊扶老攜幼的人潮。他們捆著行李家當，推著板車、懷抱嬰兒。憔悴、木然、焦灼。毫無間歇地湧上鄉下田間的土路，延綿數十數百里。或者一路步行推車幾日夜，或者搭上擁擠到不堪負荷的汽車，以便到更大的縣城去轉乘火車。

有些區域的難民在城外共軍炮火隆隆、城內國軍正進行著準備撤退、炸毀破壞設施的爆破聲中驚惶上路。已被共軍占領地區的難民，則需領到路條才得以通過檢查和封鎖，身分有問題領不到路條的，就只有化裝易容或抄野地山區，冒著性命的危險穿越封鎖。

所有通向交通樞紐和海岸的路線都已被逃難的人潮、車輛擠得水泄不通。每一個通往港口的火車站都被這四面八方湧來的難民潮水一樣地淹沒了。

人潮爬上車頂，車門已經給擠得動彈不得，火車開動了，人群仍舊不斷跳竄上窗戶，扒著窗沿不停地往車廂內硬爬硬擠。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則被推甩了下去。列車終於像一條粗脹

鼓囊的香腸，緩緩地開動了，吭噉吭噉滾冒出來濃白的煙霧，掩蓋了鏡頭。

火車開出了車站，轉往終站大城市的港口，將整批的難民卸下，再回頭載運更多的難民。從內地不斷湧來的人潮會同著大城港口的人潮，整批整批被運送上開往台灣的船隻，直到火車站、港口和整溜沿海地區被共軍的火力一一封鎖。

他們雖然幸運地上了船。但也只有少數人坐得上私人艙。大部分人只有一個僅可容身的位罝，沙丁魚罐頭般躺睡在二三等艙甚或甲板上，置身於惡臭的嘔吐排泄物氣味與嬰兒孩子的哭叫聲中。還好航程尚短，不過區區十數日即可到達台灣基隆或高雄。

下得船來，同樣的，也只有部分人住得上旅館，或有親戚朋友可供投靠，或立即能買置房產。部分的人或拿被單搭在路邊商家的騎樓下暫且棲身，或找到了協助的單位，將他們暫且安置在已放暑假國民小學的空教室中，或讓出甚麼機關甚麼倉庫之類的庫房給他們棲身。三、五個月甚或更久，直到尋到安插的機構單位，從此開始在這個海島上落戶生根。只是誰也沒料到這一走就是一輩子，落戶生根的不僅是自己，還有兒子甚至孫子。

這其中有一艘開往台灣的船隻遇難沉沒了。有人說由於船上攜帶的大批黃金導致船隻不堪負荷而沉沒。也有人說是不幸遇上了颶風。還有另一個說法是：船上大多是有錢人，攜帶的無數金銀財寶引起了海盜的覬覦，洗劫一空燒毀船隻後沉入海底。之後這批海盜帶著搶來的財富，到了南洋或世界各地隱姓埋名開創起了事業，甚至日後成為富商巨賈。

撤退到台灣來的除了國民黨的黨政人員與一般人口之外，還有國民黨的幾十萬軍隊。從紀錄片上看來，在基隆港下船的國民黨軍隊甚至是破破爛爛，潰不成軍。背上揹著破舊的行李，掛著叮鈴鐺的水壺臉盆，捲起了褲管，有的手裡還支撐著一根棍子，像是疲憊已極，腳著草鞋，無精打采地自軍艦上緩步而下。

當他們目光接觸到港口邊、前來列隊歡迎的台灣民衆和戰敗的日軍時，驚異地張大了眼睛，像是完全不明白自己有啥值得歡迎似的。彼時的台灣人立刻將這支凱旋來自祖國的國軍隊伍，與雖然戰敗卻仍舊紀律嚴整的日本軍隊很快地做了一個比較，大失所望之餘，一傳十、十傳百，嘲笑他們為揹著鋪蓋捲的「棉被兵」。

在此同時，共產黨在已占領的廣大解放區內，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革命後土地財富重新分配的土改改革。雖然土改早自一九二一年共產黨成立時，便已悄悄在少數偏遠的農村如贛南、閩西等地進行著了。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當然更刻不容緩，全面動員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階級，開始了浩浩蕩蕩的翻身運動。號召青年下鄉組織土改隊伍，教育激發貧農的階級意識，全面展開對地主土豪劣紳的清算。

紀錄片裡的農村鬥爭大會上，穿著襤褸的貧農或農婦慷慨激昂地大聲數落著，一邊用手指戳到跪在地上五花大綁地主的腦門上，控訴著他們種種罪大惡極的剝削與罪狀。然後吭唧地主被砍下頭來，或者一槍斃命。如此鬥爭中被殺的人口或在百萬以上之譜。徹底把一個舊式封